

扎根臺灣，展望世界

李文良*



我的研究在現行學科分類上，是歷史學門中的臺灣史領域。一般說來，歷史學雖然普遍被認為是門以「時間」為核心的學問，在大學裡卻常以地域的「空間」來分類所屬教師。而且，世界著名的大學歷史系，通常以其國家所處之空間，而有較多該領域的研究者。這很明顯就表示，大學所立基之地是其國家的歷史學根基，歷史學是門必須正視在地社會的學問。但在這樣的世界趨勢之中，臺灣史卻顯得特殊，不只很晚才成為學院內的專門研究領域，直到現在其成員在大學歷史系的配置中仍是相對少數。毫無疑問，近代臺灣複雜的歷史變遷是導致此一現狀的重要因素。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會走向臺灣史研究，也是恰逢政治環境的巨大變化。我唸大學的時候（1987-1991）剛好是戰後臺灣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民主化的關鍵年代，激烈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喚醒我應該關注自己所身處的臺灣之地的歷史。這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獎，因此不只是對於我個人長年來從事學術研究，也是臺灣史學院化的鼓勵和肯定。

近十年來，我有兩個值得在此提出來分享的研究課題。首先是契約與地方歷史。「契約文書」可以說是重建和理解臺灣歷史最為關鍵的史料群之一，很早就為學界所熟知，已累積了龐大的研究成果。不過，過往對於契約的利用，主要是介紹契約文書的整理過程、分析其書寫格式、判定其座落與空間範圍，目的在於復原特定家族或區域的開墾過程、土地交易，以及族群、租佃關係。我的研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在方法上將契約當成是一個清代臺灣史的課題來提問，視為一個整體的文獻類別與現象，來理解清代臺灣出現大量土地契約文書的歷史與社會意義。我認為，百姓藉由契約書寫來證明產權，最重要的是一個合法源頭及清楚的轉手過程。前者是將土地來源回溯至官府的請墾制度，後者則是完整保留歷次交易、繼承等契約。很明顯，土地產權來自能夠清楚說明土地的取得、拓墾及交易轉手的歷史。就跟人的身分一樣，「歷史」成為傳統地權最主要的證明方式。因此，即使清朝官府沒有翔實的地權管理制度，社會依然能夠利用契約來維持日常運作，官府也藉此契約處理紛爭。就連日本領臺後，也是透過民間留存的龐大契約，而不是官府帳冊，來確認土地所有關係，進一步將產權與土地管理過渡到近代。

清代以請墾制度為頂點的契約文書，也成為地方講述歷史的主要構成來源。最典型的範式就是一個地方的開發常被追溯到一個有力的墾戶，向官府合法請得墾照後，才召集佃農前來墾殖，形成了村落和社會；臺北盆地的開發總是被追溯到康熙 47 年的墾戶陳賴章，可說是最標準的案例之一。但這樣的地方歷史僅能說是基於官方墾照的合法歷史，不見得是地方的真正歷史，就跟人們在族譜中講述的移民過程一樣。更重要的是，日治時期的土地調查經由清代契約搜羅整理，再次確立了這樣的地方歷史，並藉由出版、研究、教育等向社會擴散延伸開來，成為大家普遍接受、習以為常的通說。這表示我們現在普遍認知的地方歷史，是在清代契約及日治時期土地調查的雙重結構下形成。我的研究的最終目標可以說，是想釐清現在我們所熟悉的地方歷史的內在架構與意識型態，進而期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求全面重新改寫地方歷史的方法。

第二，近年來我有興趣知道臺灣西南沿海及水域的歷史情況，特別是今臺南市安定、新市一帶。這個地方是平埔族新港社和目加溜灣社的傳統領域，因為離臺灣最早的政經中心不遠，且有臺江內海水域通連，很早就跟外來統治政權及移民有頻繁的接觸。

我之所以關心沿海水域社會，是因為清代臺灣史研究長期以來偏重陸地的農墾活動、行政統治和族群關係，相對忽略在綿長的沿海及廣大的內海水域，從事漁、鹽、商業等活動的人群及其歷史。很明顯的道理是，相對於沿山及農墾，水域及其社會的研究較少，並不表示沿海地方就沒有住民和歷史。其實，毋寧說正好相反，沿海水域的歷史總是早些。所以，這種研究上的偏頗主要源自於現存史料的地域差別，而這大概跟清朝的國家型態、治理政策、稅收原理有很大的關係。這也告訴我們，「史料的存在樣態」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歷史課題。就像我前面提及的「契約與地方歷史」研究一樣，歷史學者一看到史料，不能太快深陷其中，要先冷靜站在制高點，觀察史料的整體狀態，從現存史料推想已失未存的部分及其可能原因。更重要的是，歷史學者要盡量想辦法突破史料的限制，接近「冷門」、偏僻及陰暗之所，才有可能試著接近整體的歷史像。

歷史學者克服史料殘缺的方法還有，仰賴著重田野調查的地理學和人類學。在這方面，近三十年在學問上已經做出具體貢獻的臺灣歷史地理學和歷史人類學，就相當值得我們借鏡和學習；前者是由地理學者施添福所倡導，後者則以「華南學派」為中心。實際去到西南沿海一帶走一趟，很輕易就可以發現，儘管當地現存的歷史文獻，相對於內陸、沿山一帶少很多，民間傳說及其宗教活動等卻異常豐富，可以透過田野彌補文獻之不足。

頗值得一提的還有，我的歷史研究也獲得港口在地居民的認可。2020 年重陽節，港口村信仰中心慈安宮的管理委員會，特別來電邀請我出席在廟前廣場舉行的餐會，和村民們一起聚餐，並頒贈「史蹟泰斗」的純金金牌。作為學院內的研究人員能獲得在地居民的認同，是相當令人振奮的事，感覺就跟這次獲得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一樣。